

# 西湖名勝圖詩墨

西湖十景風光秀麗，馳名於世，久為騷人墨客徘徊流連、吟詠唱和之地。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一組西湖名勝圖詩彩墨，

不只製作精良，外廓形式新穎多樣，又取西湖十景為圖樣，可供玩賞臥遊；透過考察，還可以從中覓得清代墨史的豐富訊息。

王崇齊

墨為古人寫字繪畫不可或缺  
的實用品，考之文獻所載，無論  
是對韋誕墨「一點如漆」的稱  
許，或是李庭珪之墨能入水三年  
不壞，都可視為是對墨在光澤、  
質地等實用性上的追求。再如墨  
史上對於松煙、油煙的擇取轉  
移，到取煙和劑上的持續嘗試，  
也可見前人在實用上的不斷精進  
與推求。又在書法創作中，筆、  
墨、紙、硯等工具的好壞，實對  
書寫品質的良窳有所影響。唐代  
書家孫過庭嘗舉列書法創作的五

個重要助力，名之為「五  
合」，其中「紙墨相發」  
便是「五合」之一。接  
著，孫過庭還進一步指出  
「得時不如得器」的概  
念，說明書寫工具的稱手  
與否，其重要性更勝書寫  
環境的優劣。而品質和實  
用上的不斷推求，遂令墨  
在使用上更為便利、精  
善，當實用性的追求達到  
一定程度後，製墨家在實  
用之外投注心力的可能性



圖一 西湖名勝圖詩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也變大了。是以無論是墨譜文獻所見，抑或實跡流存，隨著時代的推移，墨樣墨式乃至於墨色，都有著更多樣的發展，吾人得以在其間游賞品鑑、考察探析，則吾人對墨史樣貌的理解，當然也因而更擴大、豐富。

## 一、西湖名勝圖詩墨的由來與墨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清代西湖名勝圖詩彩色套墨，一組十件，分別以西湖勝景為主題，一墨表現西湖之一景，十墨而為西湖十景之套墨。每墨均一面模印勝景圖像，另面則有填金詠景詩作，字跡書寫端正雅麗，其圖景相應，兼之墨質細緻而製作精善，允為清墨佳作。該套圖墨之名勝主題，計有「南屏晚鐘」、

「花港觀魚」、「平湖秋月」、「雙峰插雲」、「三潭印月」、「斷橋殘雪」、「曲院風荷」、「柳浪聞鶯」、「蘇堤春曉」、「雷峰夕照」十景。(圖一)套墨上雖無製墨家的名款，但筆者翻檢相關墨譜，方知此套墨實出清代製墨大家汪近聖家族之手，圖樣墨式具載汪氏所著《汪氏鑑古齋墨藪》(以下皆簡稱《墨藪》)之中，再結合墨上模印之「臣吉慶恭進」(圖二)，便可明瞭此墨或應即官員吉慶派令委託汪氏家族製作，再進之於清宮大內者。(註)則此一套墨，就可能承載清代製墨、皇家貢墨，乃至於清代墨史的種種訊息，值得吾人關注。以下便以此套西湖名勝圖墨為中心(典藏號：故文947、956)，經由考察、賞鑑以明晰其



圖二 雷峰夕照圖墨  
墨側款銘

來龍去脈。筆者也期待考察之所得，能據以略窺清代墨史發展的樣貌，定位此套墨的墨史價值。

一如前述，此套墨之樣式，皆可見於汪近聖《墨藪》之中。

然而，該書雖歸汪近聖名下，實為汪氏子孫所哀集刊行。蓋汪近聖曾為製墨名家曹素功墨坊學徒，後自立開肆，名之為「鑑古齋」，是《墨藪》之書名，即由此來。後乾隆六年(一七四一)之際，適逢乾隆皇帝詔集製墨名手，汪氏便經地方官府推薦，由汪近聖次子汪惟高北上應詔，歷時三年而歸。周天式在《墨藪》題語中，有言述及此事：

乾隆辛酉(一七四一)，  
詔諭以御書處所製之墨失  
其古法，於徽郡募選名  
手，著府縣著名護送進京  
教習，於是近聖之郎君惟  
高赴召焉。

由於皇家徵召經歷的加持，汪氏便更有資格與自信來宣傳其家墨業的聲名，邁越他家同行而擅名當世。此外，《墨藪》諸家序跋



圖四 清「綸閣御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清「綸閣御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所謂「綸閣」，即是天子綸旨制誥的起案之處。

文字除稱揚汪氏墨質精美外，例不忘言及汪家曾得皇家眷賞的盛事，是以《墨藪》一書編纂的契機，應開始於汪惟高應詔北上之後，書中序跋年代多在乾隆六年之後，亦可為此說佐證。另在《墨藪》一書中，序跋多標榜汪惟高應詔授墨之事，且書上載刊墨樣亦多有汪惟高之兄爾臧款銘，故在乾隆年間，「鑑古齋」墨業之重擔，應已由汪近聖子孫後輩一肩扛起了。細審《墨藪》之序文跋語，明顯可見汪近聖之子爾臧、惟高，乃至其孫輩君蔚、竹坡、天鳳穿梭於名宦賢達、致力於其家墨業宣傳推動的身影。然不論是汪近聖或汪氏一族，其生卒皆少見明確記載，今由方粹然題記，略可推得汪惟高之生存年代，以此為準，便可稍稍對應、定位出一參考標準點，以為吾人解讀汪氏墨業的時間參照座標。蓋方粹然於其題記中尊稱汪惟高為「汪翁惟高」，故以年齒序之，方粹然當少於汪惟高，又方粹然生於康熙三十九年



圖五 《方氏墨譜》所載「綸閣墨」

(一七〇〇)，則汪近聖、汪惟高父子生年當在是年之前。復據趙青藜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的題跋可知，早在趙氏跋書的十餘年前，汪惟高便已仙去，若以十五年計，則汪惟高約卒於乾隆

十六年（一七五二）左右，至少得年五旬。附帶一提，筆者翻檢傳記資料索引書籍查知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有程襄龍《激潭山房存稿四》善本，中有名為「汪天鳳」之傳記資料，其里籍雖

合，然生卒定於西元一六八二至一七四五年間，似與汪天鳳為汪惟高之孫的身份有所隔閡，但以筆者未得閱覽該文集善本，其詳情為何，不得而知。

進一步來說，明代程君房、方于魯之出，正是墨史一大轉折：二人所著《程氏墨苑》、《方氏墨譜》二譜所載之墨樣圖式，種類繁多且圖樣精緻，其歸類書中圖像的條目邏輯，更見墨樣重要性的提升，負載著製墨家更深層的個人想法與觀念，特別是《程氏墨苑》由「玄工」而至「緇黃」的條目分類，更展現其意欲總括、分類天地萬物的嘗試與信心，即自序所云：「大而天地造化，小而事務細瑣，無所不包」是也。後世製墨者，莫不深受其譜式之影響。如院藏清代之乾隆御墨有以「綸閣」為圖式的長方形墨，無論其墨面模印篆字「綸閣」為題，或另面臺閣樓景，甚至是形制長方而邊框起稜的樣式（圖三、圖四），幾與《方氏墨譜》所載全同（圖五）。（註二）另



圖八 清「五老遊河御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程氏墨苑》所載「五老告河墨」



圖六 清「五老遊河御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院藏清室御墨有以堯舜同遊，後遇五老於水濱之故實為圖樣者（圖六），其圖式亦見諸《程氏墨苑》（圖七）。凡此皆見方、程二人在墨史的影響與地位，實為製墨取樣的重要源頭。惟前舉「五老墨」在明清二代之製作樣式雖大抵相同，然其相異之處，就非僅因品出二手所致，事實上，其正揭示兩代製墨的各自特色。例如《程氏墨苑》中此墨題銘為「五老告河」，與清墨題銘「五老遊河」雖有一字之差，但由清墨上模鈐「取益在廣求」（圖八）看來，製墨者對原圖像的理解與取用，基本上仍承襲原本的意義，顯示清代墨樣承紹前代模式的一個面向。（註三）然而，「五老遊河」墨式變圓為方，邊框稜面滿飾雲紋，品味取捨已有所差異，復又首尾兩端弧出，使外廓形如碑碣，其措意於墨樣外形的作為，正是清代製墨的重要特色。換言之，由於方墨製墨多以方形、圓形等樣式簡單之造型為大宗，且將重點放在開光內圖像的

經營上，遂使方、程墨樣圖像所承載的想法與訊息更為凸顯，不令外形樣式喧賓奪主。相對的，清代製墨多在外形上更加用心用意，傳世所見清墨，常見外廓多樣、直接仿模物象的「肖形墨」，<sup>〔註四〕</sup>更多有花瓣形、亞字形，幾何形邊框之墨品，恰是清墨發展的重要特色展現，增添清代墨史的豐富新意。

取觀院藏西湖名勝圖彩色套墨，其外廓或圓或方，或類星形、尖圭，或如三圓疊接，似正喻指「三潭」，或似方形交錯連結，樣式多種且外形簡潔，可說是清墨著重外廓樣式的重要實物跡證。<sup>〔圖一〕</sup>其中表現三潭印月勝景之綠墨，以其三圓疊接；花港觀魚黃墨外廓別緻，圓頭如池而尖尾似魚；曲院風荷藍墨以方形相錯接呈現的外廓，一如亭前曲橋。這些特別的外廓樣式，顯然有別於簡單幾何的外廓形式，當非製墨者隨意取式，一如花港觀魚墨的「魚」「池」組合邏輯，很可能來自於「墨雲」式墨

的影響，這些製墨者在外廓形式變化上的趨向與追求，當然也值得吾人深加欣賞、品味。

## 二、汪氏墨業經營的政治策略

### 與兩淮鹽政古慶

西湖名勝圖彩色墨最引人注目者，莫過於墨面模飾填金之「庚子」年（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乾隆御製詩。這種墨面模印、承載皇家訊息以增重聲名的策略，正可連結汪家大肆宣傳汪惟高會承睿賞的作為，此二者顯然有一貫的相同思考。萬光前題於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的《墨藪》序詩有云：「濡染宸翰煥縹緗，客卿孰敢相低昂」，更說明了汪氏墨名超越曹氏且聲名遠播不墜的重要因素與策略。換句話說，皇帝品賞與詩作所造就的政治位階，明顯高於其他題材、形式的製墨品類。詩中「宸翰」一詞與代稱墨的「客卿」一語，正有著微妙的上下位階對應關係。考之墨史，李後主因墨之精美而賜廷珪姓李；方、程二家

皆言標其會受內廷睿賞；再如曹素功之際，便有《御製耕織圖詩》墨的製造；翻檢歷來墨譜之序跋，亦多見文士達宦之跡，顯見製墨家引取政治資源、聲名以為自家標榜，正是歷來共同的趨向，李方程曹為是，汪家「鑑古」亦然。然西湖名勝圖墨的特殊之處，不只是製墨者引入御製詩來裝飾墨面，用以連結政治與皇家的想像，此吾人更可由此擴大觀照到整個汪氏家族墨業的政治經營策略。首先，以御題詩文為主要墨樣固自曹素功為先，但查考曹素功售墨品目《徽欽藝粟齋墨品》，並未見此品之販售，又以西湖十景為墨圖者，雖早見於曹素功《徽欽藝粟齋墨品》，上並書明一部七兩，但當汪近聖之際，其《鑑古齋墨品》已標名為「御製西湖名勝圖詩」墨，定價高達二十兩，此標名與貨值之間，更見二家販售策略的差異，也顯現汪氏墨業經營的重要趨向。<sup>〔註五〕</sup>復次，雷峰夕照墨墨側的「臣吉慶恭進」款銘，顯示

此墨式不僅收於《墨藪》而為汪氏自家標榜，同式更為上進供御之品，於是，原本僅模錄御製詩文為飾的墨品，便提升為供御的等級，則汪氏「御製西湖名勝圖詩」墨所開列的高價，必然含有購墨者企僭御用所需支付的代價，這正是汪氏墨業經營手腕與政治策略的展現。

值得注意的是，派令委製此套彩墨的吉慶，出身於內務府，會居兩淮鹽政、內務府總管大臣高位。根據吳靜芳的研究指出，兩淮鹽政本有固定任期，但因乾隆皇帝逐年留任吉慶，才造成「專任久差」的派任慣例，可見乾隆皇帝對吉慶的寵信。<sup>（註六）</sup>又負責宮中製墨的御書處正在內務府轄下，則吉慶可能對製墨業務並不陌生，因此，筆者以為吉慶多少參與了墨樣的设计。不過，即使這樣的推測為真，其仍可納入汪氏家族墨業經營策略的脈絡中討論，一如《墨藪》中有多件以朝臣彭元瑞摹繪大內所藏畫作為墨樣者，則汪氏墨業的政

治經營策略，顯然也包含了接洽官方參與墨樣的设计及選用。以下便由吉慶的生平出發，結合西湖名勝圖墨的墨樣圖像來源，來稍微增添、推定吉慶參與其事的可能，也據此描繪汪氏墨業政治策略的樣貌。蓋吉慶所任兩淮鹽政一職，乃屬辦理南巡差務的重要幹部之一，在《清實錄》中，吉慶被乾隆皇帝形容為「係一聰明伶俐內府之人」，且為「內府世僕」，而乾隆一生中共舉辦了六次南巡，勞師動眾又樂此不疲，已見乾隆皇帝對南巡一事的深厚興趣。再者，南巡之於乾隆皇帝，正是因孺慕康熙皇帝南巡作為而起的重要國家活動。是以深受乾隆信賴的吉慶斯人，一旦當此南巡差務重任，必然精心打理，以邀上寵。《清實錄》六百三十五卷乾隆二十六年條便載：

皇太后慈輦南巡，途次建設行宮，不過足供頓宿，原無事過於勞費。乃揚州所建行宮，從前吉慶為鹽政時，其繕葺已覺較葺，

而普福任內，必求爭勝於吉慶。今聞高恒所辦，則又意在駕普福而上之。踵事增葺，長此安窮。

此言雖斥責歷任官員之競事繁華，然若非乾隆皇帝默許貪愛，官員怎敢接連為之。況吉慶久知乾隆脾性，其銳意豪華於籌辦南巡事務，當然是深慮而行，以圖見賞於乾隆的謀定之舉。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專事標舉南巡之事以悅上，必不僅止於吉慶。舉例來說，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二），吉慶之兒女親家高晉正職任兩江總督，便以南巡之事撰集刻成《南巡盛典》（以下簡稱《南巡》）巨冊上獻。在此，乾隆皇帝又再度展現其對南巡一事的態度，蓋乾隆雖言此舉過於鋪張，但仍著令各省將資料彙送與高晉，後《南巡》收入四庫全書之中，亦見乾隆對此事的重視。《南巡》中有「名勝」卷次，蓋收乾隆巡幸之地方勝跡，其中正有西湖十景圖像，而院藏西湖勝景套墨之圖像，其尺幅大



圖十八 《南巡盛典》雷峰夕照圖

小雖異於《南巡》一書，但其屋舍繪寫實與《南巡》所載高度相似，特其略近輿圖、屋舍寫繪多見建築群相互關係的描寫，這些狀次西湖勝景的方式、不見遊人寫入畫面的作法，便與前代圖寫西湖勝景的面貌有別，再如《南巡盛典》雷峰塔上多見植生的樣式，在雷峰夕照墨上則形式化爲斜點（圖十七、圖十八），也可見兩者的深刻承紹關係。換言之，西



圖十七 雷峰夕照圖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湖十景套墨之圖像實源取於《南巡》，由此也可更確認西湖勝景套墨與《南巡》在圖像上的緊密連結。因此，以乾隆南巡爲中心，復以姻親連結了進墨者吉慶與墨樣來源高晉，則此套墨不只呈顯、連結了豐富的面向，使吾人對汪氏製墨取樣乃至經營策略實作的理解更爲深刻。又由《南巡》所附之吉慶奏章看來，吉慶還有可能負責提供江寧、蘇州一帶的撰修資料，則此墨樣之取用與成立，不但與吉慶主事南巡的經驗息息相關，更增添了高吉二人參與該墨樣取用、設計的可能。若然孜孜於乾隆南巡盛事的吉慶、高晉確切參與該套墨圖樣的设计，則在乾隆四十五年之後，其時已非職任南巡相關職務的吉慶，或許希望這套進御的彩墨，能喚起乾隆心中那段君臣共同經歷的美好時光吧！（註七）

另一方面，經由細緻解讀墨樣圖像，還可發現取樣設計上的細膩用心，呈現更爲隱微的政治、皇家傾向，描繪出汪氏墨業



圖十 《南巡盛典》南屏晚鐘圖



圖九 南屏晚鐘圖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經營的一貫策略與策略細緻形貌。以下為行文方便，凡西湖名勝套墨上之圖像，以「墨圖」稱之，出於《南巡》之圖樣，則以「盛圖」替代。在西湖名勝圖詩墨中，曲院風荷、蘇堤春曉墨，皆模印河山亭臺為節，製作雖精，實難辨認斯景之獨特性。復次，若取《南巡》之文字與「盛圖」對照，便知三潭印月「墨圖」上方，有據以稱呼「三潭印月」之三塔，平湖秋月「墨圖」正表現望月樓這一主體建築，若與左側附連之小建物同觀，或即《南



圖十二 《南巡盛典》花港觀魚圖



圖十一 花港觀魚圖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雙峰插雲圖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南巡盛典》雙峰插雲圖

《南巡》所述：「前爲石臺，三面臨水，旁構水軒，蟬聯金碧」之景。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南巡》「盛圖」後之文字，南屏晚鐘墨所模印之主體建築，當即「盛圖」之淨慈寺，惟「墨圖」右下方有一小亭（圖九），看似隨意點景之作，然就相對位置看來，很有可能即是「盛圖」中的御碑亭（圖十），此一觀察，正提供吾人切入解讀「墨圖」圖樣的角度。準此，花港觀魚「墨圖」中央的建築物，應是「盛圖」中央主建築群之一景，又「花港觀魚」一景之主體應爲湖面水域，則「墨圖」

所模印之建築群，也許帶有標誌「盛圖」中「御書樓」的功能（圖十一、圖十二）。再觀察雙峰插雲「墨圖」所構，實縮減「盛圖」之尺幅距離，拉近北高峰與南高峰，使之並列於「墨圖」中而突出表現主題，「墨圖」下方門牆圈圍的建築，一與「盛圖」之門牆圈圍的御碑亭對照，則「墨圖」描繪對象便明顯可知（圖十三、圖十四）。斷橋殘雪「墨圖」有一橋居中，上方下方皆模印水紋，正是《南巡》所稱：「界於前後兩湖之間」之景，復審「墨圖」下方一亭，就其相對位置看來，實

是「盛圖」中所標誌的御碑亭。  
(圖十五、圖十六)最後，代表「雷峰夕照」名景的雷峰塔圖像，在「墨圖」與「盛圖」中均清晰可見，而塔右之建築物，正是「盛圖」中明白標示的御碑亭(圖十七、圖十八)。綜上所述，西湖名勝詩圖墨墨樣的设计，除以御製詩來連結皇家，其圖樣亦承載名勝圖景以外的政治訊息、功能，此

不徒為製墨取樣者意向的細膩表達，也是汪氏墨業經營政治策略的面貌。附帶一提的是，此一名勝涵帶政治的圖式，也對後來的製墨產生影響，例如周紹良《著墨小言》所載阮元上進之「南屏晚鐘」長條墨，其墨面模印之南屏晚鐘圖，正與前述相似(圖十九)。(註八)於是乾隆南巡活動細小微波、南巡盛景的紀遊誌念，

便隨著墨樣的學習，成為名勝的標準圖式，傳之久遠。

### 三、結語

由於明代程君房、方于魯在墨史的盛名，兼以其墨譜豐富精麗，故在墨史研究上，明代墨史顯然吸引了較多學者的青睞。相較之下，清代墨史研究便顯得寂寥許多，筆者初次接觸清代墨



圖十五 斷橋殘雪圖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史，得莊吉發教授、陳慧霞女士、蔡玫芬女士、馬孟晶女士、與器物處數位典藏子計畫小組成



圖十六 《南巡盛典》斷橋殘雪圖

員的指引、鼓勵，才能對此套院藏西湖名勝圖詩彩色套墨乃至於清代墨史，由陌生無知而稍窺門徑。本文由故宮西湖名勝圖詩墨入手，考察其墨樣墨式，以之觀照清代墨史特色與汪氏墨業的經營策略，另一方面，也結合對貢墨上進者與墨樣圖像來源的考

察，進一步細索、推求汪氏墨業經營的政治策略樣貌。這些對清代墨史特色的觀察、墨樣圖像的解讀，以及對汪氏墨業經營策略的推論若然可據，也許可以提供一個觀點與切入角度，裨益吾人對汪氏墨業及清代墨史作更深入的探索。



圖十九 阮元上進之「南屏晚鐘」長條墨

- 一·蓋自方、程擅名墨史，又各出圖譜行世，製墨家皆可據圖製墨，復以利之所趨，故實物墨式之與墨譜相符者，未必能確證該墨之真實製作者。以本文所論西湖勝景圖詩墨而言，雖上進貢墨之吉慶與《墨藪》刊載墨樣時間相當接近，加上此墨又自清宮遞藏至國立故宮博物院，故作此初步的連結與推論。惟其上既缺製墨者款銘，本不應貿然連結至汪氏所製。但筆者曾檢涉園墨萃本《墨藪》，其間非但有同式墨樣之載登，復有同式之彩硃刊於其中。復有汪節庵之西湖十景墨，其雖大體相似，但題詩及墨面隸字榜題的樣式皆異於《墨藪》，特其花港觀魚墨花瓣形外廓，與院藏及《墨藪》所載不同。結合以上觀察，此墨出於汪氏所製之推定應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汪節庵西湖十景墨之較清晰圖版參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四九文房四寶·筆墨》，香港：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五，頁九八～九九。
- 二·就筆者所見，院藏清墨尚有類同之墨樣者，如典藏號故文六六八，故文六六九，故文一二四七
- 〈一二五〇〉皆是，惟行文省煩，故僅舉列一例論述。
- 三·關於方于魯、程君房墨譜對清代墨樣乃至工藝的影響，實值得吾人進一步探索，如院藏典藏號故文一〇二四之玉圭，其式幾全同於《方氏墨譜》有虞十二章墨，而筆者對清代御墨的初步觀察，也發現其不只單純承襲方、程二人之墨樣，也嘗試對這些墨樣加以挪用，甚或賦予新意義，透過更為細緻的考察、釐析，或可促進吾人對清代墨史的了解。此外，典藏號中文三二二、中文二七八的硃墨中亦與之同式，惟其墨面上模鈐填金「五老告河」四字，可見清人是在確實理解前代墨樣的意義後，才承襲、更動墨樣細節，也可知筆者之推論應距事實不遠。
- 四·此處泛指取法物象製墨，使整體一如該物像之「模型」，或是將三維實物形象映射於二維平面的製墨取樣方式，惟目前該類墨尚無共通之專稱，故暫以「肖形墨」名之。
- 五·曹素功《徽歙藝粟齋墨品》與汪近聖，《鑑古齋墨品》，均收於桑行之編，《說墨》，上海：上海科
- 技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頁二二七，二五二。
- 六·吳靜芳，《清代前期巡視兩淮鹽政官員之探討（一六四五～一八三〇）》，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二〇〇四，頁七九～八一。
- 七·事實上，清代有多位以吉慶為名者，其中覺羅吉慶有傳於《清史稿》，而本文指及之吉慶又任兩淮鹽政之高位，檢索之際，頗難立辨此彼，論者亦有不察而據以行文者。其實，若覺羅吉慶早在乾隆九年便擔任署理兩淮鹽政之重任，又何以至乾隆三十九年才以官學生補中書令，故其為二人明顯可知。此外，也由於西湖勝景圖墨的圖樣取用連結了吉慶與高晉二人，同身為高晉姻親的吉慶斯人，就較為可能是上進此套彩墨者，也釐清了此套墨的實際委製供御之人。
- 八·圖版見周紹良，《蕃墨小言》（上），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九九，頁三〇四。另周紹良言阮元另有西湖十景墨，筆者寡陋未見其由來，故暫記於此，見同書頁三〇一。